

# 我所認識的陳萬裕教授

張慧銖

與陳萬裕教授相識始於民國八十四年，緣於臺大醫學校區學術網路的經費問題。當時是謝博生教授擔任醫學院院長，由於一直以來醫學校區受限於大學法的規定，無法在校總區之外另設電算中心，然而醫學校區內的同仁在急需學術網路的相關服務，以協助教學與研究工作的進行，但卻又礙於無法設立專責單位的情況下，謝院長考量圖書館是同仁們日常查詢資訊的處所，如能將學術網路的服務正式整合於圖書館的業務當中，應能方便使用者於單一窗口取得資訊資源與相關服務。因此，便和我商議，由我負責醫學校區學術網路相關服務的可行性。由於我在校區內已有十餘年的工作經驗，相當了解同仁們的資訊需求與期盼，於是便責無旁貸地接受是項在別人眼中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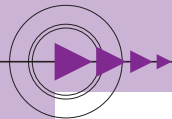
在當時因為學術網路剛剛興起不久，許多制度都尚未建立，無論是經費或人力均無固定來源，為了推動工作，於是在經費方面商請校區內三位院長議定比例，採醫院、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分別撥出75%、20%，以及5%為學術網路經費，用於建設網路與採購相關設備，並採共用共管原則運作；另在人力方面，也議定各院皆須提出一名技術人員，組成學術網路工作小組，負責一般性的網路服務（研究與教學不在其內）。然而在醫學院方面人力的問題遲遲無法解決，因為沒有多餘的編制可茲運用，謝院長於是建議找他的老師陳萬裕教授幫忙，請他的基金會支援一名網路技術員的薪資。

在無編制的情況下，謝院長的建議是唯一可以嘗試的管道，對我而言其實是一項頗為艱巨的任務，因為要請人一年捐出幾十萬去做並非立竿見影的服務工作，可以想見是相當困難的事。若非當事人可以深刻體會是項工作的重要性，全然信任並從意義面去考量，否則便很難首肯。但為了網路服務的需要，我只有硬著頭皮去試試看了！

在問明陳教授的辦公室後，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醫院舊大樓面見陳教授。走在迴廊之間，我一遍遍努力地在腦中覆述我的說帖，希望不要鐵羽而歸。在輕輕敲門之後，我進入了室內，眼前是一位滿頭白髮、滿臉溫暖笑容的長者，我幾乎是立刻就卸下了全身的緊張，並用比較緩慢的語調（我一向講話速度很快，但見了他之後，我很自然就放慢了速度）說明我的來意，陳教授頻頻點頭並說他了解這樣的需要，立刻就答應每年從他的基金會支援三十萬元給網路服務（當然這是謝院長已事先請託，絕不是我的口才太好）。然而他的慨允並未令我雀躍，因為在我的計算下，這金額並不夠支付一名約聘技術員一年的薪資。我於是怯懦的說出不足，懇請陳教授可否提高支援的金額。但他告訴我，由於基金會有其支援與補助的規定，所以沒有辦法提高，我頓時感到十分地失望！但在沉吟一會兒之後，陳教授說也許可以請李林秀清腎臟研究專款也協助部分金額，但他必須面告李博士，取得他的同意，並要我先回去，等有確切的消息後再告訴我。於是在謝過他之後，我懷著沉重的心情回到圖書館，內心裡並未抱持樂觀的想法。

幾天之後陳教授親自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李博士同意依據他的建議，每年捐款四十萬元給學術網路，協助人事費用。我當時非常高興，不斷地感謝陳教授的慨允與協助，同時在心裡告訴自己，一定要把網路服務的相關制度建立起來並提供好的服務，才不枉費陳教授與李博士的熱情協助。雖然我很快地就把這件事情的結果報告謝院長，也在圖書館的館訊與捐款樹上誌明基金會與腎臟研究專款的捐助，但事情的經過卻未曾有機會全盤說出，我很高興藉著陳教授的門生為他出版傳記的機會來談談這段往事。

自八十四年迄今陳教授對於醫學校區學術網路的支援已有八個年頭，除了經費的支持外，他



對我們的精神鼓勵也讓我銘感於心，每次見到他總要對我說：「辛苦了！」。我常想要有怎樣的胸懷才能如他一般愛校並支持晚輩？這兩年因為銀行利率不斷下降，使得各個基金會與專款的利息皆不若往年，因此必需調整支援的事項，陳教授知道後，除了帶著管理基金的醫師來館說明外，還一再地抱歉！我當然了解這些困難，以李林秀清腎臟研究專款為例，今年能支援的額度就只剩下往年的四分之一，而陳教授的基金會在今年尚能維持三十萬元的捐助，但明年的狀況就未可知了。所以我們非常珍惜所獲得的支援，並希望把它發揮到最佳狀況，也期待校區內的所有使用者都能心懷感念，共同面對未來在人力與經費方面更加困難的狀況。

自從認識陳萬裕教授之後便經常在校園裡見到他滿頭白髮與矯健步伐的身影，他的親切、爽朗的笑聲與單純的心性讓館內每一位曾與他接觸過的圖書館員都深深的喜愛他。對我而言，他更是一位十分令人崇敬的長者！由於並非他的門生，對他的尊敬不是緣於師生的情誼，或是他學術上的成就，而是他長者的風範與平易近人的特質，這在人人自視頗高的醫學校區中，更顯其難能可貴。每當他有資訊需求時，一定親自來到圖書館，不僅能夠清楚地表達他的需要且每每擔心耽誤我的工作，或打擾到其他館員，事後對於我們所提供的服務一定深表謝意，對於這樣的讀者圖書館員怎麼可能不竭盡心力為他服務呢？

在我眼中陳教授除了是位謙和的長者之外，更是一位十分重然諾且相當純樸簡約的人，從下面的兩則小故事中應可以窺見一斑。陳教授曾經寫過一本回憶錄收藏在圖書館的醫學人文書區，該區的圖書不能外借，僅限於館內閱覽，由於曾有讀者想要借回去閱讀而不可得，所以在一次陳教授來館的機會，我告訴他可否再送一本給圖書館做為流通之用，他不僅滿口答應，還對存書的數量如數家珍，令我印象深刻。第二天他就親自送來圖書館，我想這僅僅是他重然諾的例證之一！今年二月七日也正好是舊曆年初七，陳教授到圖書館來，穿了一身黑底橘紅點的西裝，不僅一如往常般的精神奕奕更增添一股帥勁，我笑說：「今天怎麼穿得如此正式、筆挺？」他告訴我這西裝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了，但看起來真的像新的一樣喔！我又問他在何時開工？他說：「昨天就去國泰醫院看病了」，「有病人嗎？」我反問，他告訴我當然有，且多數是較嚴重的！我開玩笑的說：「簡單的交給你的學生就可以啦，您當然是要看較難的病人囉！」由此可以想見，他的病人也如圖書館員一般喜歡與信賴他呢！

對於一個人的了解，常常可以從一些生活小節點滴累積，我無法告訴大家陳教授在學術上的成就為何，相信他的門生們必然會有非常精彩的論述，而我與大家分享的是陳教授在學術之外，對於校區的關懷與貢獻，對於晚輩的提攜與鼓勵，在在令人感動；而他的平易近人、純樸簡約與樂在工作，則又十分令人折服，而這些特質應該可以讓大家從另一個角度來了解陳萬裕教授。

（本文擬收錄於年底出版之「臺灣腎臟醫學開拓者—陳萬裕」一書中）